

• 民族医药 •

大理少数民族医药传承发展现状浅析

刘凤乐¹, 何 遼², 何云长^{1*}

(1. 大理白族自治州中医医院, 云南 大理 671000; 2. 成都中医药大学, 四川 成都 611137)

摘要: 大理少数民族医药, 是大理少数民族在与疾病长期斗争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但其在传承发展中还存在很多少数民族的医药文化遗失、文献缺失、名医消失、名方流失、医术丧失、民族医药科研水平低等共性的难点、痛点问题。本文就大理少数民族医药的历史渊源、发展现状、存在问题等进行思考分析, 并提出下一步发展策略, 以促进大理乃至云南少数民族医药的传承和发展, 推动中医药繁荣振兴。

关键词: 大理少数民族医药; 传承; 发展; 浅析

中图分类号: R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23(2025)06-0052-05

DOI: 10.19288/j.cnki.issn.1000-2723.2025.06.012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us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Medicine in Dali

LIU Fengle¹, HE Kui², HE Yunchang¹

(1. Dali Bai Autonomous Prefecture Hospital of TCM, Dali 671000, China;

2.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1137, China)

ABSTRACT: Dali ethnic minority medicine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experience and wisdom accumulated by Dali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ir long-term struggle against diseases. It has a uniqu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rich clinical practice experienc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common difficulties and pain points in i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such as the loss of ethnic minority medicine culture, literature, famous doctors, prescriptions, medical skills, and low research level of ethnic medicin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ethnic minority medicine in Dali, and proposes the next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medicine in Dali and even Yunnan, and to promote the prosperity and revit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Dali ethnic minority medicine;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elementary analysis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少数民族医药工作的若干意见》《云南省中医药条例》等系列支持发展民族医药的政策陆续发布实施,云南民族医药实现了从“被扶持”到“传承发展”的华丽转身,被置于中医药和卫生健康工作的大局中进行通盘考虑和谋划。

云南有 25 个少数民族,其中 15 个民族为云南特有,是全国民族成分最多、特有民族最多的省份。其中大理白族自治州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地,其他还有汉、彝、回、傈僳、苗、纳西、壮、藏、布朗、拉祜、阿昌、傣 12 个世居民族。云南少数民族医药源于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智慧,是其民族独特风格的知识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民族文化的精髓,其中深含民族产生、发展、变革、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

基金项目: 云南中医药大学校院联合基金项目(XYLH202308)

作者简介: 刘凤乐(1984-),男,副主任中药师,E-mail: lflcpu@163.com

* **通信作者:** 何云长(1972-),男,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中医民族医学,E-mail: 250747436@qq.com

哲学文化^[1]。大理少数民族医药特别是白族医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白族人民世代防病治病的经验积累和总结,自成体系,极具民族和地方特色,其中蕴藏着大量的宝贵医药资源。拥有正骨技艺、温泉疗法、热敷疗法、滚蛋疗法等众多的民族民间特色诊疗技艺以及丰富的动植物药、矿物药使用经验。擅用民族药单验方及药膳食疗等预防治疗疾病,至今还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因其还未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民族医药文化、民族医药文献、特色诊疗技艺等逐渐丧失,民族民间药物的应用开发等还处在初步阶段。因此,以白族医药为核心的大理少数民族医药,应进一步大力挖掘整理研究和利用,以保护传承好民族医药历史文化遗产,提高民族医药服务能力。

本文结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医院职业化管理高级研修班培训内容,就大理少数民族医药的历史渊源、发展现状如存在问题等进行思考分析,并提出下一步发展策略,以希促进大理乃至云南少数民族医药的传承和发展,推动中医药繁荣振兴。

1 大理少数民族医药历史渊源

1.1 概况 大理少数民族医药历史悠久,在南诏、大理国、元代及之前的漫长时期,大理地区的医药是以白族传统医药为主,但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白族医药不断吸取中医及藏、纳西、彝、哈尼、苗等邻近民族医药知识^[2],白族民间医家间传唱度较高的《孝子必读》便是借鉴中医《医学三字经》体式,融合中医、彝医等医药知识所撰,滚蛋疗法在白、苗、哈尼、彝族医中均见使用^[3]。最终,大理少数民族医药与中医药趋于融合。所以大理少数民族医药,究其渊源,既有土著医药的成分,亦有中医学的内容,还受到古代波斯医学、印度医学的影响,医学成分非常多元化,形成了带有浓郁神秘气息的独特医学体系,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医药文化与中医药文化间的过渡形态^[4-5]。

1.2 历史发展脉络

1.2.1 早期发展阶段 中国自古便有“巫医同源”的说法,早期的大理民族医药即是如此,当时的先民们还不了解、掌握疾病的病因病机及治疗方法,认为疾病的产生,是鬼神作祟,所以依靠巫医,祈求于鬼神。巫医除了祭祀神以外,亦兼通医药知识,主持祭祀的巫师被视为人与神的交通者,汉语音译为朵兮薄。

“朵”是大或伟大的意思,“兮”是神秘或主宰的意思,“薄”是尊者的意思^[6]。白族医药文化中特殊的“神药两解”现象也与此相关,治病与求神相结合。大理白族村落中,至今还有佛教的“药师佛”、道教的“药王”、本主崇拜的“药神”孟优以及“慈爱圣母”“生育神”“痘神”“瘟神”等专司医药之神^[7]。

1.2.2 吸收融合阶段 以白族医药为核心的大理少数民族医药,其来源复杂,吸收融合了中医学、彝医学、藏医学、印度医学、波斯医学等传统医学。其中来自内地的中医学对白族医药的影响最大。从南诏时期,大量的印度医学、波斯医学和藏医学知识、技能传入大理地区,与本地巫医融合,形成了带有浓郁神秘气息的白族医药。到10-13世纪,中医学在大理地区迅速发展,并逐渐在大理地区取得主导地位,从此以后,白族医药与中医学就一直处在相互渗透、相互学习、相互推动的状态之中^[8]。这一时期是大理民族医药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代,南诏就已将境内的牛黄、麝香等名贵药材作为贡礼进贡唐王朝,可见当时双方交流融合的盛况。在大理国时期的一本佛经中所载的人体解剖图,在人体的双手掌心和双脚背上分别标有“地、火、水、风”,此为印度佛教所说的宇宙万物的基本元素,很明显,该图应是受到了印度传统医学的影响^[9]。天启《滇志》记载,大理府的物产中,药物已有“大黄、贝母、防己、木通、茵陈……”等共45种;白族医药典籍《蛮书》中对药物“漫歌诺木”服用方法及药效进行了描述;建于南诏的大理三塔中主塔出土的药物有:朱砂、沉香、檀香、麝香、珊瑚、金箔、云母、香蛤、松香等;古塔洱源火焰山砖塔出土药物有金箔、珊瑚、玛瑙、珍珠、干姜、檀香、荜拔、草果、槟榔、樟木子、松香、荜澄茄、胡荽、桃仁、胡豆、扁豆等30余种;碑刻《南诏德化碑》“灵津蠲疾,重岩涌汤沐之泉”的记载^[10],说明当时先民已经了解到利用温泉之法来防治疾病。唐永徽年间,大理苍山脚下出现的观音会,即三月街,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集会,会期数日,各族人民将自己的民族药、土特产和大理马,上市交易,各地商贾云集,民族医生既卖药又看病,并已将麝香、黄檗、椒、姜、桂、雄黄、青木香、牛黄、琥珀等药物用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11]。

元明清时期,中医药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播,大理民族医药更深入地吸收融合了中医药精华。元代,大

理路设医学提举司、惠民药局^[12]。至明清,大理地区应用的药物种类更加丰富,嘉靖《大理府志》(卷二)记载的大理地区的药物就有 180 种之多。同时也涌现出了不少名医,如赵州的赵良弼和鹤庆的周思谦善治狂犬病,肇州杨世宾、杨宗儒的小儿科盛名一时,其他还有董赐、张羲、薛芬、李德麟、杨植、辛储贤、熊彬等;并出版了不少的医药专著,有陈洞天的《洞天秘典注》,李星炜的《奇验方书》《痘疹保婴心法》等。清代李允开的《征验秘法》,赵子庄的《本草别解》《救疫奇方》,孙荣福的《医家十全》《病家十戒》,赵子罗的《本草别解》《救瘦奇方》等^[13]。从这些医著可以看出,大理少数民族医药是与中医理论融合而得到发展的,它们在医学理论、医疗技术、专科论证、医药配方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

1.2.3 近代发展阶段 近代,现代医学随着传教士传入大理并日益发展壮大,大理民族医药与现代医学发生了严重碰撞,特别是在民国时期,大量的西医医院和诊所成立,中医受到前所未有的排挤,大理民族医药更是如此,生存岌岌可危。至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和民族医药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机遇,大理地区涌现了彭子益、李桐、李品荣、杨质夫、张叔葵、王子谦、李森、朱希仲、杨燕侯、舒子襄等一批白族名医和民族医诊所^[13],大量存在于民间具有一技之长的民族医师得以成长,中医、民族医诊疗技艺和药物得以传承发展。

2 大理少数民族医药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2.1 取得的成绩 与时俱进,大理州在民族医药传承发展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开创了民族医药新局面。一是积极传承发扬民族医药文化。“一街赶千年、千年赶一街”的“药街”三月街,传承千年,历久不衰;李桐骨伤疗法、“慎德堂”传统诊疗法、飞龙正骨疗法等成功申请省州市级非遗项目。二是成立民族医药诊疗研究机构。大理州卫健委批复在大理州中医医院成立大理州民族医药研究院,加挂大理州民族医药研究院牌子,并打造剑川县白族中医医院。三是大力挖掘整理民族医药文献。出版了《大理中药资源志》《大理苍山植物志》《云南白族医药》《大理白族药》《白族惯用植物药》《白族药用植物图鉴》《白族医药丛书》(包括《白族古代医药文献辑录》《白族民间单方验方精萃》《白族医药名家经验集萃》三册)《云南大理地区

名医经验与验方妙药精粹》《大理苍山植物药物志》等专著。四是评选了 60 名“白州名中医”“苍洱霞光”中医人才,鼓励符合条件的民族医药人员参加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考核。五是开展民族药的基础及应用研究。大理大学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康复新、脉隆注射液、肝龙胶囊等白族药新药,对梁旺茶、紫金龙、西归、野坝子、高河菜等白族药化学成分、药理进行了研究;大理州中医医院对青阳参、三分三、黑骨头等白族药院内制剂进行研发应用。六是打造了 7 个“云药之乡”和 10 家“定制药园”,推广种植培育苍山贝母、紫金龙、马厂当归、附子、滇重楼、白及等品种。七是大力发展民族药产业,州内有大理州中药制药厂、瑞鹤药业、大理药业、剑川滇本草饮片厂等。

2.2 存在的问题 大理少数民族医药主要存在文化遗失、文献缺失、名医消失、名方流失、医术丧失,民族医药科研水平低,民族医医院或民族医科室数量少的“五失、一低、一少”的难点、痛点问题^[14-15],具体可分为文化传承问题、人才培养问题、科研水平问题等。

2.2.1 文化传承问题 大理民族医药文化自觉缺失^[16],白族地区与中原地区交流历史悠久,吸收了先进的文化,并不自觉地融于一体,自身民族医药文化自觉不高;大理民族医药文献缺失,大理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缺少相关的文献资料,其医药知识主要通过口传心授传承,具有非物质文化属性^[17],收集整理难度较大,收集资料不够全面。因此,白族医药至今尚未发现独立的理论体系,其保护与传承研究时间短,资料散,成果少;大理民族医诊疗机构少,专门的民族医医院、民族医诊所、民族医科室数量少,难以形成良好的文化宣传氛围,难以传承发扬好民族医药,难以形成民族医药文化自觉。

2.2.2 人才培养问题 名医、名方、名术丧失,对大理民族医药名老专家临证经验与医技医术的整理传承不够,后续人才严重匮乏,除傣医学、藏医学、彝医学系统化人才培养外,白族等少数民族医药系统化人才培养严重滞后^[18],普遍存在少数民族医生或药工年龄较大,后继无人、传承断代的现状。

2.2.3 科研水平问题 大理民族医药科研水平低,民族医药理论研究滞后,难以有效指导临床,整体上仍处于原始经验积累阶段;民族药产业发展滞后、产值低、规划模糊,民族药基础研究成果低,深入研究开发

少;民族医用药多为野生,人工栽培研究不够,民族药资源不足、民族药药材和饮片标准缺失^[14];少数民族医药临床诊疗指南、技术操作规范、疗效评价等标准化建设滞后^[19]。

3 民族医药发展策略

3.1 挖掘整理民族医药文献 大理民族医药历经千余年的发展,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献资料和珍贵的实物,但遗珍散落,濒临灭失,因此要加强民族医药文献发掘整理和传承保护。通过较为深入的田野调查,了解研究大理地方政府、少数民族医家、普通村民对民族医药的认知和民族医药文化传承的现状,挖掘、整理白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医药文献档案,对名老少数民族医药专家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特色医技医术进行挖掘与传承,对民间少数民族医药特色诊疗技术挖掘整理,对民族医药相关的珍贵实物收集整理,开展筛选评价和开发利用等工作。

3.2 提高民族医诊疗机构服务能力 加强民族医药人才培养,通过名老少数民族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传承工作室和学术流派工作室建设等,加强少数民族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传承,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医药学科带头人和骨干人才^[20]。

开设民族医诊疗机构或特色门诊,广泛邀请有资质的民族民间医生坐诊,运用民族药物和特色疗法治病救人,同时加强医院治未病科室建设,开发民族医药产品(民族文创产品、药膳、药茶、膏方等),丰富治未病服务内涵,完善少数民族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提高综合服务能力。

3.3 加强民族医药基础和应用研究 大理州地理环境复杂多样,药用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产生了大量极具民族与地方特色的民族药。应加强大理民族药基础及应用研究,采集制作民族药材标本,制定民族药质量标准,研究探索民族药药用物质基础、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

加强制剂室建设,研发民族药院内制剂,开发应用特色明显、安全有效、使用广泛的民族药院内制剂,进一步收集整理人用经验,研发民族药新药。

整合优势资源技术,联合药材种植基地、饮片生产公司、中成药企业、医院高校等科研机构,打造一条民族药“种植-加工-研发-产销”完整产业链,做强做大“大理药”品牌。

开展民族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关键技术和民族医药标准化建设,形成疗效确切、规范实用、便于推广的诊疗方案、技术操作规范、疗效评价体系等技术标准和民族医药管理标准等。

3.4 做好民族医药文化宣传工作 在国家、省级相关政策支持下,研究制定大理地方少数民族医药发展条例,出版民族医药相关研究专著,建设民族医药文化展馆、民族药百草园,开展中医药民族医药文化夜市、“五进”活动等,加强民族医药宣传工作,进一步做好民族医药传承保护发展工作。

3.5 打造康养旅游产业 康养旅游是通过养生、医疗、康养及度假等活动维持与促进生理及心理健康的旅游方式^[21-22]。云南及大理康养气候资源潜力巨大^[23],民族医药文化丰富多彩,这成为大理发展康养旅游的优势。“民族医药+旅游”模式将成为大理的一大亮点,走出大理特色。例如白族药浴、熏蒸、温泉疗法,红花、石斛、玫瑰花等药食同源药材种植基地,中医药民族医药博物馆等资源可充分开发,形成休闲养生兼具的旅游产业,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经济价值,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蓬勃发展。

3.6 成立民族医药研究机构 通过成立专门的大理民族医药研究机构,整合各方优势力量,打造一个民族医药研究集成平台,以更好地推动民族医药文献挖掘整理、提高民族医诊疗机构服务能力、加强民族医药基础和应用研究、民族医药文化宣传工作、打造康养旅游产业等发展策略的具体实施,这个平台将会极大助推大理民族医药传承发展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大理少数民族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4 结论

大理少数民族医药是云南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为维护大理地区各族人民的健康和繁衍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在现代医院、民间诊疗和日常生活中仍在广泛应用。目前大理少数民族医药的发展还不够好、不够强,与云南省内傣医药、彝医药、藏医药等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我们要做好抢救、挖掘、保护、传承、创新工作,坚持传承与创新结合,理论研究与产品开发并重,实施振兴大理少数民族医药计划,加强少数民族医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落实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将现代科技与民族医药理论相结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促进民族医药学的传承和

发展,使其在解决民族地区“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不断提升民族地区广大群众的中医药服务获得感,推动中医药繁荣振兴。

参考文献:

- [1] 杨玉琪,方路,陆宇惠,等. 云南少数民族医药发掘整理研究概述[J].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2,18(3):4-5.
- [2] 大理白族自治州卫生局. 白族医药丛书[M]. 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4:1.
- [3] 陈蓉,孔春芹,何婧琳,等. 试论云南民族医药之特性及价值[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4):1638-1640.
- [4] 王蓓蓓,王雪梅. 浅谈白族医药的“神药两解”[J].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7,23(7):7-8.
- [5] 姜北,段宝忠. 白族惯用植物药[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4:1-2.
- [6] 杨宪典. 大理白族原始宗教——巫教调查研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50-55.
- [7] 董相. 大理白族“医药神”信仰研究[D]. 大理:大理大学,2017.
- [8] 郑进. 古老神奇的苍洱幽兰——云南白族医药简介[J].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07,3(26):71.
- [9] 李晓岑. 白族的科学与文明[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238-239.
- [10] 罗加欢,刘浏,王惠莹,等. 白族医药传承与保护文献考证[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20,29(15):66-68.
- [11] 寸润林. 灿烂辉煌的大理白族医药文化[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5,6(17):12-14.
- [12] 大理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大理白族自治州志(卷八)[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299.
- [13] 吕跃军,于昊燕. 多元文化背景下白族医药的传承与发
- 展[J]. 大理大学学报,2018,3(7):10-16.
- [14] 孔春芹. 云南民族医药发展现状浅析[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8,27(22):11-13.
- [15] 何丽珍,吕跃军,周凡,等. 白族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困境及对策分析——以云南省洱源县杨永寿白族医药世家为例[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4,23(15):5-7.
- [16] 王梦琪. 白族医药文化传承危机研究[D]. 大理:大理大学,2016.
- [17] 诸国本. 民族医药文献发掘整理现状及对策研究[J].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2,18(1):1.
- [18] 陈平,张杰,章云勇. 云南省民族医药产业发展的困境与对策[J]. 卫生软科学,2019,33(5):17-20.
- [19] 张楠,范艳存. 少数民族医药标准体系建设的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 [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 (9):4712-4715.
-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新时代少数民族医药工作的若干意见[EB/OL]. (2018-07-12)[2025-10-15].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18-12/31/content_5429167.htm.
- [21] P.A.A,SRIDHAR P,T.BS,et al. Reaching the un-reached—a model of health care service for rural elderly [J]. Indian Journal of Gerontology,2022,36 (4):552 - 559.
- [22] PANASIUK A,PANFILUK E,SZYMANSKA E. Introduction to innovation research in health and wellness tourism [J]. European Journal of Service Management,2016,18: 23-31.
- [23] 卢山,郭勇,郑江平,等.云贵高原 3 个旅游城市气候舒适度及其康养效应研究[J]. 干旱气象,2021,39(2):317-325.

(收稿日期:2024-12-11)

(上接第 51 页)

- [40] BLYTHE N M, MURAKI K, LUDLOW M J, et al. Mechanically activated Piezo1 channels of cardiac fibroblasts stimulate p38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ctivity and interleukin-6 secretion[J].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2019,294(46):17395-17408.
- [41] EMIG R,KNODT W,KRUSSIG M J,et al. Piezo1 channels contribute to the regulation of human atrial fibro-

last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matrix stiffness sensing [J]. Cells,2021,10(3):663.

- [42] BARATCHI S,ZALDIVIA M T K,WALLERT M,et al. Transcatheter aortic valve implantation represents an anti-inflammatory therapy via reduction of shear stress-induced,Piezo-1-mediated monocyte activation[J]. Circulation,2020,142(11):1092-1105.

(收稿日期:2025-01-07)